

程潛的毀譽

(下)

● 王培堯

同盟會友分隸南北

一九二六年一月程潛當選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所率領的攻鄂軍，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六軍，程潛任軍長，林祖涵（共黨）為黨代表，駐防惠州、博羅一帶。一九二六年七月，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程潛的第六軍為總預備隊，隨第四軍向北洋軍閥進攻。

這時，國民革命軍以打倒吳佩孚為主要目標，對江西採取監視態度，並無決心立即攻取。但孫傳芳卻擬乘武漢會戰未決勝負之先，迫使革命軍兩面作戰，先行挑釁。八月二十五日，蔣中正總司令因面對此一情勢策訂對江西敵軍作戰計畫。九月六日令程潛率第六軍對江西修水之敵開始攻擊——當面敵人：當時號稱五省聯軍總

司令孫傳芳及所屬第三方面軍總司令盧香亭等，正是程潛在日本士官學校第六期的同期同學，且同屬孫中山所組同盟會會員，如今卻分隸南北，以不同政治立場在戰地上比較高低，實是極大的諷刺。

九月十一日，程潛率部克復修水，十三日克銅鼓，十八日，又克高安。十九日，程潛所屬第六軍第十九師進攻南昌，因學生工人及省政公署守備隊之助，當日下午即攻入南昌城。時第十七師及第一師尚未到達南昌對岸車站，盧香亭部乃得利用南潯鐵路運輸迅速增援，同時樟樹地區之敵亦自豐城反攻南昌，以致第十七師及第一師主力與進入南昌城內之程潛部第十九師未能取得聯絡，程潛因此以孤軍陷於重圍，苦守三日後，二十三日，程潛開始突圍。據程潛事後向蔣總司令報告稱：「第

十九師官兵雖勇猛異常，然寡不敵眾，少數被敵擊殺，大部分向南昌東北突圍，國軍除死以外絕無有棄槍投降之事，可為革命軍政治工作成功所收之績效。」二十五日，程潛率第十九師餘眾到達萬壽宮，朱培德適時趕到策應，蔣總司令亦趕抵江西鎮指揮，調第七軍及第一軍第二師入江西支援。此時，孫傳芳也親至九江，指揮各地援軍趕赴前線，雙方勢均力敵。十月十一日，革命軍再度進迫南昌展開攻城戰，圍攻五日，未奏功，再後撤，雙方各再增加援軍重新部署。十一月二日革命軍開始總攻擊：南路由高安猛攻南昌，程潛率部擔任中央軍以攻略南昌為主要任務，北路由武寧再襲德安，使南潯鐵路沿線之孫傳芳軍首尾不能相顧。四日，九江、德安、馬迴嶺悉歸革命軍佔領，孫傳芳軍歸路

被阻斷，先後被革命軍繳械俘虜。七日，蔣總司令入駐南昌，江西底定。

提前出擊滅直魯軍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四日，北伐軍總司令蔣中正任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決定繼續

東征，進軍安徽、江蘇，直指南京。程潛

任江右軍總指揮，率第六軍、第二軍（軍長魯滌平）、獨立第二師（師長賀耀祖）

，沿長江南岸前進。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二日，江右軍抵九江，再順江而下，至彭澤

捨舟登岸，直趨秋浦（安徽貴池縣）。時雨雪載途，軍行甚苦。二月八日，抵秋浦

。孫傳芳部直魯聯軍第六師及湘軍葉開鑫部相繼歸附，程潛即令主力直取蕪湖，分

兵由宣城攻溧水。於三月六日占領蕪湖，又兵分三路取當塗。十五日，程潛、賀耀

祖部會攻當塗，經兩日激戰，擊潰直魯聯軍第四軍、第五軍及孫殿英部，進駐當塗

。這時，蔣中正命江右軍停止前進，固守當塗、溧水一線，俟東路軍攻克鎮江後，

再會攻南京。十九日，直魯聯軍徐源泉、謝文炳部四個混成旅及張宗昌備倂白俄軍

一個團，在飛機掩護下分向賀耀祖部陣地濮塘鎮、朱門鎮等地反攻，江右軍子彈缺

乏，情勢危急，電請蔣中正接濟彈藥不成，程潛毅然決定提前發起總攻。廿日，江右軍全線出擊，在尖頭山、觀音山、將軍山、牛首山、寒山，同敵鏖敵兩晝夜。在戰鬥最劇烈的時候，得陳調元、王普給予五十萬發子彈，將直魯軍全部殲滅。

一九二七年三月廿二日，江右軍連取采石磯、溧水、慈湖數地。程潛登上山頭，極目四望滿目瘡痍，心緒難平，「感憤

令前軍，疾趨雨花台」指揮江右軍乘勝直趨南京。三月廿三日，攻下雨花台。接著

第六軍第十九師率先由中華門衝入南京城。入晚，各軍分路進入南京，繳敵械三萬餘人槍。

北伐軍部隊入城後，美、英藉口僑民及領事館受到侵害，下令駐下關各軍艦向

南京城內轟擊，死傷軍民二千餘人，毀壞房屋財產甚多，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

事件」。程部第六軍為保衛人民財產，自衛還擊，程潛廿四日入城，兼管南京衛戍

事宜，同美、英領事館交涉，阻止事態擴大，很快平息了騷亂。有謂「南京事件」

是滲入革命軍的共黨分子，奉莫斯科指示，故意製造中外衝突，以擴大蘇俄對中國

政治的影響力，當時第二軍副黨代表兼政

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六軍黨代表林祖涵都是著名共黨分子。林祖涵當時雖在武漢，但其重要幹部許甦魂等卻是共產黨員，並且隨軍入城，他們都是有責任有權力掌握部隊官兵控制局勢保護中外居民的，而他們沒有做，無論如何，對於這一不幸事件他們應負責任。

寧漢分裂潛赴漢口

北伐軍勝利之際，正是國民政府分裂跡象明顯之時。一九二七年二月，鄧演達

、徐謙藉口提高黨權，在武漢反對蔣總司令。三月十日，國民黨在漢口召開二屆三

中全會，通過堅持國共合作和將政治、軍事、外交、財政等大權集中於黨，限制蔣

中正權力的決議。程潛被選為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七人主席團成員。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程潛為第二方面軍總指揮，指

揮第二、六、四十等四個軍由津浦路進攻直魯軍，繼續北伐。不久，武漢國民政府

主席譚延闓在一塊綢料上寫下密令，派人到南京交給程潛，要他逮捕蔣中正。程潛

覺得事關重大，且力不勝任，不便貿然行事。三月廿五日，蔣中正乘兵艦抵達南京

下關，程潛等登艦歡迎，廿七日，程潛赴

滬參加蔣中正召集的會議，會後，蔣中正由滬抵寧。但不久，程潛潛赴漢口，而他所率的第二軍及第六軍於此時發表擁護所謂「總理三大政策」及要求懲辦殺害工會領袖兇手的通電，且召集小組長會議，決議擁護武漢中央，左傾意向更趨鮮明。蔣中正乃下令第二軍及第六軍限期四月六日以前全部渡江，第二軍及第六軍之師長致電武漢向程潛請示。程潛因鮑羅廷等倡議將中央黨部遷南京，當復電不許渡江。但

(下) 程潛的毀譽

所有電報均被截扣，在南京之第二軍及第六軍部隊候電不至，第二軍乃全部渡江，第六軍亦被分別調駐長江南上新河、大勝關、板橋鎮、江寧鎮一帶，旋被解除武裝重加整編，由楊杰接統其眾。第二軍則向安慶撤退。四月九日，蔣中正進駐南京。十八日，國民政府正式宣布定都南京。至是鮑羅廷及左傾分子企圖掌握南京陰謀完全被粉碎，寧漢對立之局正式形成。

程潛到達漢口態度積極，旋被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程潛在漢口受到共黨譚延闓的言行受林祖涵的影響甚大。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漢開始清共，共黨分子紛紛撤離。譚延闓和汪精衛到九江會晤李宗仁協商團結合作事宜，程

潛聞知也趕往參加，並將第六軍指揮權交還軍事委員會。九江會後，程潛沉着處理政局，又趕赴上海出席於九月十一日舉行的國民黨中央委員談話會，會中決定大團結的原則：由寧、漢、滬三方面之中央委員會中推舉委員組織中央特別委員會。程潛是武漢方面推出的六位委員之一。九月十五日，中央特別委員會在南京成立，程潛亦適時到達。

升任主席躊躇滿志

這時，蔣中正總司令已宣布下野，國民革命軍無人領導。在湖南手握軍權的唐生智不滿中央特別委員會的權力分配，於九月廿一日在漢口成立中央政治委員會武漢分會，稱兵東下，問鼎南京。國民政府下令討伐唐生智，調派大軍西征，程潛被任命為第四路總指揮，統領湘軍。這一演變，據汪精衛分析原因有三：①李宗仁、白崇禧欲以桂系造成最大軍閥，以前既藉武漢勢力以去蔣（總司令），今並欲去唐。②譚延闓、程潛與唐生智有宿怨，故與李、白結合以去唐，其勢甚易。③唐生智與諸將多不協，勢成孤立——汪的這一分

析是可信的。事實上：程潛、唐生智都自

視極高，自認是「不作第二人想」的人物。湘軍既在唐生智掌握之中，野心更熾，而程潛自認在湘軍中資歷較唐生智高出甚多，實不能坐視唐的野心實現，所以力圖結合各方力量以除去唐生智。國民政府既明令討伐唐生智，十一月五日又明令設立湘鄂臨時政務委員會，任命程潛為主席，當時程潛受人擁戴，他的躊躇滿志可以想像。唐生智因軍事接連失利，於十一月十二日自行解職下野。十八日，程潛自九江抵漢口，其所屬的第六軍及第十三軍則自江西斜出湖北咸寧、通山進迫粵漢鐵路的唐生智軍陣地。二十四日，程潛與李宗仁協商，同意以李宗仁所屬之第十九軍軍長胡宗鐸出任武漢衛戍司令。十二月二日，湘鄂臨時政務委員會正式成立，程潛宣誓就主席職。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六日，程潛以主席身分發出佈告：規定所有以前工會與廠方所訂苛刻條件一律取消，由民政處依照工人生活程度擬具條例施行，在新條例未公布前，勞資兩方均須互保和平維持現狀。這是程潛清除共黨及唐生智苛政的一項措施。

圍魏救趙安陽解圍

一九二八年二月，湘境唐生智軍殘部經再三打擊，終告全面瓦解。二月八日，程潛以湘鄂臨時政務委員會主席兼湖南省政府主席地位，派陳嘉祐等為駐湘辦事委員代行省主席職權，進一步掌握湖南政權。但是年三月七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設立武漢政治分會，由李宗仁為主席，程潛等為委員。程企圖掌握湘鄂唯我獨尊的聲勢遂被李宗仁所取代。

一九二八年五月廿一日，李宗仁突以程潛跋扈不法、倨傲無禮為由把程潛扣押，並電請國民政府免除程潛的本兼各職。程雖倔強傲慢，至此也只有嘆氣。六月二十三日，國民黨中央常會通過：停止程潛中央執行委員職權。八月四日，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追認中央常會對程潛的決定。這時，程潛已失去自由。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會議決定：程潛解除監視免予查辦，但行動的自由仍被限制。

從這時起，程潛在武漢杜門謝客，寄情詩文，持續近三年，直到一九三二年林森就任國民政府主席，象徵國民黨又一次大團結，程潛復被任為國民政府委員，始復出問政。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國民政府特任程潛為參謀本部參謀總長，使

程潛的軍事生涯達到最高峰。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抗戰爆發，日本侵華軍以平津為起點，分四路向山西、山東、綏遠、河南大舉進攻。日軍華北方面軍第一軍的四個師團，約十萬人沿平漢線急速南攻，於九月廿四日攻陷保定，直逼石家莊。國軍平漢線守軍紛紛退避後撤，日軍大有長驅直入中原之勢，形勢嚴峻，程潛受命擔任平漢線方面指揮，馳赴邢台，坐鎮指揮。他正在調整部署，日軍師團長土肥原率第十四師團、河邊旅團及第二十師團一部數萬人，向軍事要地正定猛撲過來。這時，平漢線衛立煌部三個師已調赴增援晉北，宋哲元部又調往津浦線方面作戰，正定僅有商震軍的一個師及鮑剛的一個旅防守，抵擋不住日軍機械化部隊的攻擊，正定於十月八日失守，兩天後日軍又佔領石家莊。

石家莊既失，日軍復以三個師團迅速南進。河北平原，無險可守，而這時程潛所指揮的部隊僅三個半步兵師和一個騎兵師，兵力懸殊。程潛一邊急電請調湯恩伯軍團及吳克仁軍北上馳援，一邊將部隊撤至安陽、漳河南岸一線佈防，嚴陣以待。程潛自己預先立下遺囑，抱著拼死疆場的

決心，親自上前線指揮作戰，十月十九日，日軍分三路渡漳河進攻。於廿日佔領保漳一帶高地，戰局危殆。程潛親自指揮關麟征軍於廿一日拂曉發起反攻，奪回了高地，將日軍壓迫到漳河岸邊。渡河的日軍不久得到河北增援，再次進攻。程潛指揮所部從拂曉激戰至晚上十二時，雙方不分勝負，形成對峙。幾天後，日軍乘湯恩伯部第十三軍調援山西之機，向安陽發起攻擊。程潛採用「圍魏救趙」之法，令右翼宋哲元部由大名抄敵後方，襲擊邢台，以解安陽之圍。但安陽守軍兵力單弱，未得到增援，退守寶蓮寺。日軍又乘隙進逼大名。宋哲元於十一月十一日棄守大名，形勢復又危急。程潛趕緊調整部署，在安陽以南湯陰以北寶蓮寺一帶布兵掘陣，激勵官兵奮力抗禦，與敵對陣相持達三月之久，平漢線形勢漸趨穩定。

主導軍政反擊日軍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程潛出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統轄三十多個師，數十萬大軍，駐節鄭州。二月上旬，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統一主導軍政。

十二月初，日軍調集四個精銳師團，

再度大舉進攻，企圖直下新鄉，轉攻曲沃、臨汾，來勢洶洶。程潛嚴令各部堅守陣地，挫其銳氣，伺機殲敵。一九三九年二月八日，日軍第十四師團土肥原部，在飛機掩護下，向寶蓮寺程潛所部守軍陣地猛攻。程潛指揮守軍奮力抗擊，激戰數日。不料，右翼宋哲元不戰而退。日軍侵入濮陽、長垣，又急轉西攻封邱，與沿平漢線南犯的主力相呼應，夾擊宋哲元部。宋又放棄新鄉，向西節節退守。程潛布置的防線被突破，因此十分惱恨宋哲元。但見宋哲元部漸陷困境，日軍指日可渡黃河南下時，於是斷然調派部隊策應宋哲元，派騎兵北渡黃河，向道清線以南、平漢線以東地區攻擊，重創敵軍，結果既解了宋哲元的圍，又迫使日軍不敢貿然渡河南犯。

一九三九年三月，程潛的第一戰區部隊在外圍策應，協助第五戰區李宗仁部取得台兒莊大捷。五月初，徐州會戰失利，第五戰區部隊向豫東及皖北撤退，日軍土肥原的第十四師團孤軍深入，由魯西向隴海鐵路急進，企圖切斷五戰區部隊後退之路。蔣中正委員長令程潛集中精銳阻止土肥原部西侵。五月十四日，土肥原部二萬餘人在飛機掩護下強渡黃河，攻陷河澤，

進擊蘭封。程潛令薛岳兵團、商震集團軍在蘭封附近，三面圍攻敵軍。廿三日夜，日軍第十四師團一部乘蘭封守軍不備，突然襲擊，攻陷蘭封。蔣中正大為震驚，恐日軍長驅西進，直取開封、鄭州。這時，從陝西、武漢增援的部隊尚未完全集中，開封情勢危急。程潛立即奔赴開封，設立指揮所，調整部署，擬定以優勢兵力全殲土肥原部的計畫。廿五日晨開始總攻。廿七日克復蘭封，恢復了隴海鐵路交通，保障了第五戰區部隊的安全撤退。土肥原部在程潛優勢兵力圍攻下，縮在三義砦、羅砦和南北之線，憑藉空中優勢，固守待援。當戰事比較順利時，蔣中正委員長為避免在豫東平原與日軍決戰，命令程潛，向平漢路以西山地轉移，整頓待命。

六月五日，第一戰區司令部移至洛陽，程潛再次擬定《作戰指導綱要》，調遣各軍沿平漢路組成左、右地區兵團，準備乘日軍沿平漢路南犯之際，在許昌、確山之間將敵包圍殲滅。由於日軍於次日攻陷開封，蘭封會戰遂告結束。

開封一失，鄭州危急，蔣中正委員長下令利用黃河伏汛期，在鄭州北面花園口決堤，造成平漢線以東地區氾濫，以遏止

敵軍西進。六月十二日，黃河決堤後，程潛指揮部隊反擊日軍，相繼收復豫北、豫東、魯西等地，於十一月十七日又收復河北大名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廿八日，蔣中正委員長在南岳召開軍事會議，調整戰區，程潛改任軍事委員會天水行營主任，統一指揮北戰場。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三日，程潛晉升司令長官為一級陸軍上將。

率眾附共西南陷落

一九四〇年五月，程潛調任軍委會副參謀總長，繼李濟琛兼任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一度代理參謀總長；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

一九四六年五月，程潛改任軍委會武漢行營主任。九月，行營改稱國民政府主席武漢行轅，程潛仍任主席。

一九四八年春，國民黨召開行憲大會，選舉總統、副總統。程潛在部屬、幕僚的勸說下，決定競選副總統，以《程朱理學的研究》一書，以論証他的政治主張，集印成冊，題名蓋章分別贈送國大代表及友好。第一輪投票，六名副總統候選人中，以程潛、李宗仁、孫科得票最多。在第四輪投票中，程潛放棄競選，支持李宗仁

擊敗了孫科。

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後，桂系白崇禧出任華中「剿共總司令部」及華中軍政長官，總部設在武漢。武漢行轅隨之撤銷，程潛於是年七月回湖南任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

中共擴大內戰，戰火燒到湖南，由於程潛和中共分子林祖涵關係親密（兩人有

戚誼），毛澤東又很尊重程潛，暗中早有

聯絡，心懷附共意念。一九四九年一月，蔣中正總統引退，李宗仁代理總統，二月廿一日，李宗仁由南京飛廣州，桂林，特經長沙會晤程潛，盼望他堅守國民黨立場，但他經不起共黨分子包圍，竟於三月八日宣布向中共「起義」，使國民政府固守大西南的計畫破滅，局勢迅速惡化，至年

底即告全面陷共。

程潛附共以後，擔任過中共政權的湖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長，第一屆全國人代會委員，第二屆人代會副委員長，第一屆政協委員，第二、三屆政協常務委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於一九六八年四月五日病逝北京。

中華諺語選粹(五)

●朱介凡

生成一半，學成一半。

紙錠灰淌眼淚——錫（習）出來。

人的工夫多是習練出來的，譬如高空

走鋼絲的驚險。

毛竹筷子——削（學）出來。

未經治理的竹材，謂之毛竹。

慣兒不慣學。

南京。王素存述。由其所喜愛為慣。

求學不趁早，到老學不好。

好上學，不好上學；好上學，不好上學。

山東青島。首尾兩好字，好壞之好；

中間兩好字，喜好之好。字義因聲調而異

。正當學齡，玩心重，厭惡讀書；及長，

深感學能欠缺，願多讀書，卻受環境限制

了。兒童厭讀書，實因：1.昔日私塾太刻

板。2.家庭生活失常，他是問題學生。

學多一樣，苦多一過。

廣東梅縣。此從農工技藝的學習上說

。自己讀書要用心，先生不過引路人。

強記不如善悟。

一年學不熟，十年丟不生。

湖南。程抱南述。

易學難精。

四川。

不學不會。

湖北。

要得會，人前累。

累苦，謂用力學習。

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

「東坡集」卷十二，「墨寶堂記」引

蜀諺。

未學行，先學飛。

廣東海豐。

一年學個名醫，十年學個庸醫。

陝南。學到深處，辨識精也。

飽學飽學，吃飽了才學。

四川。窮人家孩子，挨餓上學，就十分辛苦了。